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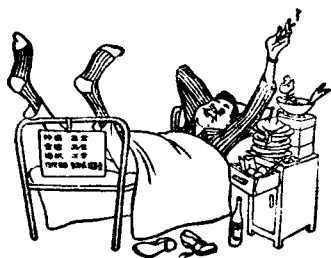
一连串的奇怪

未名等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一连串的奇怪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這本書里包括二十二篇諷刺小品文，這些小品文都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過。在發表以後，被批評的同志大部分都已有改正。但是文中所諷刺的不良現象，如個人主義、官僚主義、權威思想、懶惰享樂、鋪張浪費、浮而不實等等，在現實生活中還並不是個別現象。這些小品文對於我們許多同志還有着一定的教育意義。

一連串的奇怪

未名等著

*

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七號

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地方國營蘇州印刷廠印

*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2 $\frac{1}{2}$ 字數49,000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47,150

統一書號：10100·241

定 價：(6)二角二分

8
W2

目 錄

一連串的奇怪.....	朱 名 (1)
電話里的問題.....	戴培基 (4)
一張小麥產量調查表.....	牛玉華 (7)
真是一個「住」社干部.....	孫 超、笑 天、綠 水 (10)
忙中取樂的人.....	張 堯 (13)
梅廠長的「緊急動員」.....	萬 水 (16)
驢子的耳朵.....	樂 夫 (19)
「春筍」和「曇花」.....	劉浩羣 (23)
張段長的領導「藝術」.....	念 毅 (26)
激流里的腐草.....	張 競、孟 都 (29)
同志，從沉睡中醒來吧！.....	寬 裕、一 羣、午 壬、松 (35)
一個彙報會.....	蘇 紀 (38)
四脚朝天的干部.....	陳子丹、真 理 (41)
手伸得長長的人.....	石學余、仰 天 (46)
王祕書休養記.....	秋 牧、星 火、堅 石 (50)
好一個「羣衆要求」.....	何 明 (54)
在「暴君」統治下的家庭.....	莫 非、鉄 律 (57)
一個「合法」的竊賊.....	嚴以勳 (63)
「信已處理了」？.....	海 陽 (66)
好題材.....	蒲若魯 (69)
張輔導員的入隊標準.....	毛 彬 (73)
抽屜里的控訴會.....	韶 成、誠 恆 (76)

一連串的奇怪

未 名

这一天，一連串奇怪的事情發生在某縣的區政府。中午時分，离縣政府只五里路的區政府的小小會議室，到了三位服裝整齊的同志，外帶挑行李的“伴当”一名。區政府文書同志瞧瞧似乎來頭不小，赶忙上前動問姓名，知道原來是縣合作總社下鄉搞調查工作的人員，公幹完畢，正要回縣去。那么，所以到區政府走一遭的原由是什么呢？很簡單：第一，打擾一頓中飯；第二，相煩區政府找条船送送。

正說話間，外面報來，又到了一位手挾公事皮包的同志。咳，誰呀？文書同志把这位同志迎了進來，才知道是縣農林科的一位幹部，是下鄉了解有關技術推廣的情況的，为了要赶回縣去參加一個會議，所以繞道上區政府來了，要求很低，“能不能給我找一個比較快捷的交通工具，讓我天黑以前回到縣里。”这位幹部同志笑咪咪地說。

文書同志赶到炊事房，關照着多添幾個人的飯。

誰知道这天大概是黃道吉日，文書同志才轉過身，外面嘻嘻哈哈又到了一批人馬，而且擱的，扛的、挑的、還有一大堆行李、背包。这批同志很年輕，自然更來得活潑，他們不管會議室已經有了人，就一下子擠了進去，而且甚至一面抹着汗，一面唱起什麼來了……他們一見區政府的同志，不用動問，就自

我介紹說是縣里派來的工作隊，接下去希望解決：一、當天的中飯；二、出發途中用什么交通工具的問題；三、需要几个勞動力來挑這些行李、背包。

文書同志第二次關照炊事房增加若干人的中飯，出外走了一遭，回來向眾位客人搖搖頭說：“不行哪，同志們，現在正是忙春耕的時候，不用說船，連人都難找，我看，好在到縣里路不遠，就自己辛苦一下吧！”

這句話可招了大家的怨。合作社同志，農林科同志以及工作隊同志一片聲的喊了起來。那聲音中有不滿意，也有些瞧不起，結果硬是要請區長出來商量。

正和鄉幹部們研究春耕生產問題的區長給找了出來。立刻給四周的不滿聲包圍了。這個說天黑前趕不到縣里要區政府負責，那個說區政府不重視上級機關派來的工作同志……等等之類，最後，區長大概已經有過“教訓”，早給這些同志磨怕了，所以儘管不應該丟掉會議不管，却還是讓鄉幹在屋里等着，自己跑出去找船去了。

吃中飯了，飯有些夾生，那是急火煮的；可是菜呢，儘管文書同志再三抱歉說匆促準備，只能炒些青菜；却還不能解決這些貴賓們的不滿。他們一邊吃，一邊開着非正式會議，進行帶有激憤的批評，從炊事員煮飯的技術到區政府的伙食搞得太壞，什么都批評到了。結論是：區長的領導有問題。

區長回來了，實在沒辦法，船，都在河里溺河泥；人，都在田里勞動；費了多少力，才找了兩個十六、七歲的大孩子，只能相幫扛些背包。區長抹着滿頭大汗，抱歉地請大家照顧實際

困难。

大概時間也不早了，而实际困难也是实际困难，这些貴賓們只好讓了步，逼着區長又去找了几个人，來挑所有的物件，才拉拉扯扯、嘰嘰咕咕地脫空身子，出了區政府，一搖三擺地各自离去。

時間已經到了下午三點鐘，區政府的同志們飯都沒吃呢！

自然，大体看看，这算不得什么奇怪。哪个區沒有來來往往的客人，沒有來來往往的上級機關幹部？可是，仔細想想，事情正是一連串的奇怪：

这些同志，似乎有腿不能走，五里路还得找船送——要么他們把下鄉工作当成是遊山玩水的吧？

这些同志，似乎長着手不是勞動的，还得找忙着生產的農民給他們做“伴当”——大概不然的話，会有失体面吧！

这些同志，似乎長着眼沒看到生活，農村明明在緊張春耕，他們偏偏要勞民傷財——不知道他們下鄉究竟为了什么？

这些同志，似乎覺得所以有“下級機關”，就是为了給他們辦差事——因為他們是“上級機關”派來的呀！

我們的結論是：其實決不奇怪，這類事情在现实生活里有的是。同志們，要警惕这种惡劣作風！

電話里的問題

戴培基

第一次電話

十月里某一天，中共常熟縣委會秘書室王同志打電話給支塘區政府副區長（區委委員）宗秀，了解該區工作。電話接通后，這位副區長首先聲明：“我是搞市鎮工作的，農村情況不大了解，只能知道多少談多少。”王同志起初以為這是副區長的客氣話，就很直率地問他：

“你區的肥料問題解決得怎樣了？”

傳來了副區長的聲音：“可以說缺，也可以說不缺。”

“防霜措施呢？”

“有的鄉做了，有的鄉還沒有做。”

“收購稻子的工作又做得怎樣？”

“據說，稻子的水份是合乎標準的。”

王同志一連聽了幾句空話，心裡有些別氣，但話頭剛搭上，情況還不清楚，只好耐着性子繼續問道：

“那末水份究竟是多少呢？”

這似乎把副區長難住了。半晌才聽到他回話：“那——倒不大清楚了。”

王同志只好無可奈何地把電話掛了。

第二次電話

当王同志向縣委陈副書記彙報上述情况后，副書記叫另一个同志再打電話給宗副區長，向他詢問有關市鎮工作的情况。这位副區長不是声明过他是搞市鎮工作的嗎？可是他对市鎮工作情况也和農村工作情况一样不了解，在談了一些“大概可能”“也許或者”的情况后，最后又來了一个声明：

“關於我區的市鎮工作，过去是分工由陈區長負責的，最近我又深入到一个鄉去重點掌握工作，因此市鎮工作的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

第三次電話

这一次，是縣委陈副書記親自与他通話了。

“陈政委，最近我在梅苑鄉工作。”宗副區長首先把自己的近况來一个說明。

“这我知道。請你談談該鄉秋收秋种的情况吧！”

“梅苑鄉共有六十二个互助組，大概有三分之一已達到今年秋收秋种的要求，三分之二还做得不够。”

“那你把收割、打稻等具体措施和幹部羣众实际行動的情况談談。”

“收割方面一般是做到了輕收輕割，軋稻方面大体上也符合要求。”

“請你談得具体一些。”

副區長的舌头变得有些不大灵活：“具体材料在筆記本

上，本子我沒有帶在身邊，只能講這麼多了。”

“那末你去拿一拿吧！我等你。”陳副書記的回話，使副區長的“脫身法”完全遭到了失敗。

足足等了五分鐘，陳副書記才聽到對方的答覆：

“陳政委，筆記本上記的材料，和剛才向你彙報的情況差不多，沒有什麼了。你還有什麼要了解嗎？陳政委。”

“沒有什麼要了解。問題很清楚，你對農村情況不了解，市鎮工作不知道，‘深入’到一個鄉就彙報了這些空話。你在那邊究竟是幹些什麼呢！”

對今年小麥產量調查表

一張小麥產量調查表

牛玉華

一位縣長帶着一位財糧科長，到徐州專署去開會討論夏征問題。臨去之前，他們準備好了一大包各種各樣的調查統計材料。

會前，專署的同志和他交換意見：

“聽說你縣今年小麥收成很好？”

“是呀，羣衆都說這是幾十年來未有的丰收。”

“一般平均產量有多少？”

縣長打開了他的材料包一張一張地念起來，念了半個多鐘頭，還未念到平均產量的數字。

“請你把平均產量講一講。”那位同志提醒他。

縣長總算從一大堆統計表中找到了平均產量的數字：

“平均每畝產量八十五斤。”

“啊！你們去年平均產量多少？”那位同志奇怪地問道。

縣長又從一大堆統計表中找到了去年的平均產量：

“包括受災地區，平均產量一百一十斤。”

“那就不對頭了，去年你縣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小麥遭受雹災，平均產量是一百一十斤，今年是幾十年來未有的丰收，平均產量卻只有八十五斤？”

縣長回過頭來看看坐在旁邊和他一起來的那位科長。科

長似乎滿有把握地說：

“材料是可靠的，我們親自派人到典型地區去了解的。”

專署的那位同志很嚴肅地說：“如果你認為數字是對的，那請你在这个數字之下簽字吧，我們要對人民、對工作負責任的。”

縣長和科長相對看了一下，都沒敢簽字，一陣沉默之後，縣長馬上嚴肅地站起來，向科長瞪了一下眼睛說：

“趕快打電話查問這個材料的可靠程度。”

科長接到了縣長的指示後，馬上打電話給調查組長：

“今年小麥產量調查表上的材料是哪里來的？”



“是從區文書那里抄來的！”

“快去查問他的材料是哪里來的？”科長嚴肅地說。

接着組長馬上去找區文書接電話，區文書說：“材料是從鄉文書那里抄來的。”

“快，問他的材料是哪里來的？”組長打完電話后，气虎虎地把電話听筒往机子上一摔。

鄉里沒有電話，區文書派了个通訊員送了一封急信給鄉文書，向他了解材料的來源。

鄉文書收到这封急信后，嘴里就咕嚕起來，接着提起了筆，用抱怨的口气寫道：

“夜里十一點半才接到你們要統計材料的緊急通知，要我第二天六點鐘以前送去，我一夜覺也沒睡，怎么办呢？我只好自己从心里估計一下了。”在信后，鄉文書又順便註上了这样一句：“不过，这个數字，根据我今天的估計，可能与实际收穫量相差三分之一左右。”

真是一个“住”社幹部

孫超 笑天 綠水

一九五五年秋收后不久，中共泗陽縣委檢查組到泗陽新袁區檢查工作。一天，檢查組的同志在新袁區蘆塘鄉大同農業社，碰到了中共新袁區區委副書記李崇堯，他們想：和李崇堯同志交換一下意見吧，這樣了解情況可能更全面些。

他們走進了李副書記的臨時辦公室兼臥室，李崇堯這時正斜躺在床上，隨着收音機一唱一和地唱京戲：

“……貧窮那怕人笑咱，桂英兒，掌穩了舵……”

檢查組的同志問：“李副書記是住在这里嗎？我們是縣委檢查組，要找李……”

李崇堯慌忙把收音機關掉說：“原來是縣里來的同志，請坐，請坐！”

“我們是來了解新袁區全區農業社預分工作情況的。全區預分工作的情況是你負責掌握的嗎？”

“是的，是的。”李崇堯回答。

“那末請你把全區預分工作的情況談談吧！”

“嗯！嗯！關於全區農業社預分工作情況嘛，我還不够清楚。因為最近各鄉還沒有來彙報，我也沒有空下去檢查……”

“請隨便談談吧，了解多少就談多少。”

“嗯！這個，這個……全區預分工作情況，要我彙報確實

很困难，而那样廣，社这样多，預分工作嘛又那样複雜，鄉幹部又不來彙報……”

檢查組的同志說：“那末，請你介紹一下蘆塘鄉一个鄉的預分工作情况吧？听說这个鄉是區里的重點鄉。”

李崇堯搔一下頭皮說：“關於蘆塘鄉的情况嘛，我也不大清楚，因为……因为區委这次要我下鄉，主要是要我在大同農業社搞點的，搞出一套經驗然后推廣全面，所以我最近十多天沒有離開大同社一步。”

“你一直住在这里沒有到別处去过？真是一个‘住’社幹部！”

“我天天在社里忙，哪里有工夫到別处去？”李崇堯接着責備鄉幹部說：“鄉幹部也真是，他們不來向我彙報，叫我有什麼办法了解各鄉情况呢？”

檢查組的同志說：“既然是这样，那末，我們先把所了解的全區情况向你彙報。你們这个區比別的區差得太远了。你們全區的農業社，已經預分的只佔全區農業社總數的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社沒有分，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七的社連方案也沒有訂……”

“乖乖！怎么还有这样多的農業社沒有分！”

“由于區委放棄了对全區農業社預分工作的領導，所以大部分社預分不及時，再加上糧食保管得不好，新收上來的糧食，發霉、變質的已經不少。”檢查組的同志把一本筆記簿遞給李崇堯說：“李崇堯同志！这是据十八个社統計的霉坏糧食的數字。”

“乖乖！怎么我还不知道哩！”接着李崇堯跺了一下脚，又怪起鄉幹部來：“這些鄉幹部、社幹部，不好好搞預分工作，也不向我說，霉掉糧食又不向我彙報，唉！這些幹部太不負責了！”

“這不能怪他們不彙報，這主要是區委放棄領導而造成的。你現在談一談大同農業社的預分情況吧，我們對大同農業社的情況還了解得不多。”

“嗯……嗯，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農業社的預分工作究竟做得怎麼樣？你不是說一直在大同農業社忙的嗎，這個社的情況你應該清楚啦！”

“唉，”李崇堯又搔了一下頭皮，嘆了一口氣說：“這裡的社幹部也沒有向我彙報呀！我有什么辦法呢？”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李崇堯怎樣在工作了。大家知道，預分工作非常重要。我們不僅要使各個農業社收得多，而且要他們分得好。今年，只有把豐收的果實分配妥當，才能更好地促使農業社得到鞏固和發展。但是，李崇堯卻對這個工作不負責任，以吃喝玩樂代替工作，把農業社的倉庫當做招待所。

忙中取樂的人

張 堯

十一月二十七日夜晚，鹽城新興場街上的一所房子里忽然傳出了陣陣的胡琴聲和唱戲聲，人聲噪雜，給夜里冷靜下去的大街添上了一番熱鬧。這條街上的文化生活本來不怎么豐富，難得今晚誰家在唱戲，自然就吸引了周圍不少羣眾前去觀看。可是，奇怪的是這個熱鬧的地方並不是平時演唱的場所，而是中共潭南區委會的辦公室。

觀熱鬧的人不禁窃窃私語起來：“是區委會同志在唱戲呢！啊！真够勁！”人叢中还有人指指點點地說：“區委會同志倒真會忙中取樂呢！”

說起區委會同志工作忙，那的確是事實，區委書記前幾天就上縣里開工作會議去了。他在縣里一面開會，一面還接連捎信回來佈置棉花統購工作。可是，區委會有些同志慣會“忙中取樂”也確是事實，比如我們的區委副書記戴加元，前天晚上就因為打撲克把區委書記佈置的分配棉花統購任務一事丟在腦后。而在今晚，大家又在戴副書記的帶頭下，以唱堂戲來代替了應該召開的區委會議。

怎麼會不開區委會議而唱起堂戲來呢？這當中自有他們的道理。原來這晚準備召開的區委會議雖很重要，要討論征購銷的任務和數字，但臨時發覺搜集的材料還不全，少數區